

“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理想,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凝聚。“中国梦”如春潮般在神州大地涌动,在人们心间激荡,它同时也拨动了每一位作家的心弦。

2012年11月25日,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歼15舰载战斗机在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成功起降的消息,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焦点。然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隔日中午,刚刚下舰的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突发心肌梗塞,不幸殉职。

荧屏上,我看到了罗阳离舰时的画面,他疲惫而悲壮的微笑,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我两次前往沈阳罗阳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去寻找罗阳的足迹,去感悟罗阳的精神。在这里,我看到了罗阳与航空人们、与所有的科技知识分子们,紧盯着世界最为前沿的科技,前倾着身子,在紧迫、在迅跑……他们用生命诠释了航空报国的伟大宗旨,用忠诚践行着强军富民的神圣追求。

罗阳说:“沈飞是共和国航空工业的‘长子’,长子,就要勇于挑重担,敢于负责任,就要干出个长子的样子来!”我说:“罗阳是国家的儿子,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他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我将这部写罗阳的报告文学取名为《国家的儿子》。

其实,“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梦想,一直激荡在祖国人民和军队将士的心中。

自鸦片战争100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屡屡打开中国的国门。仅1842年到1911年的69年间,晚清

放飞“中国梦”

□黄传会

政府在炮口威逼下,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竟达500多个,台湾、香港等被割占;被勒索赔款加上延期利息,高达16亿两白银。甲午一战,清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国海军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守住国门,为了不再忍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海军。

1949年4月23日,在百万大军强渡长江的隆隆炮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泰州白马庙诞生。此后,张爱萍、肖劲光等海军将领,带领那些刚刚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黄军装”们,让舰旗鼓荡起猎猎雄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了5年多的时间,建设起一支能与国民党海军相抗衡的人民海军。

最近,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人民海军初创时期建功立业的报告文学。从走进这段历史的第一天起,我的脑海里经常出现的便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这些词语。老海军黄胜天告诉我,1949年4月24日清晨,站在八圩港码头上等待渡船,准备渡江去接收江阴要塞。张爱萍点了点人数,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先头部队人员全部到齐了,5名干部加8名战士,一共13人——这可以称之为全

世界最小的一支海军了!”片刻,他又激情满怀地补充道:“13个人,13万兵马啊!”

这是张爱萍当年的“海军梦”,为了梦想成真,几代海军官兵孜孜以求,百折不挠。正因为有了美好的“海军梦”,经过65年的建设,人民海军已经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合成,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

写好罗阳的“航空梦”,写好海军官兵的“海军梦”,就是放飞“中国梦”,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激发下,迎来了第一次报告文学的巅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告文学更看重探索与反思;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人内心荡漾着一种盛世情怀。报告文学敏捷地呼应这种政治与时代的需要,一些“宏大叙事”、“大国情怀”的作品应运而生。而今,在“中国梦”成为时代主题的同时,它也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再一次崛起的机会。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我们已经听到冲锋号了,我们将以战斗的姿势,再一次发起冲锋。

“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所创作的,因此,写好“中国故事”,我们必须拥抱时代,贴近生活,深入到民众中去,用心去感悟、去捕捉,发现震撼心灵的创作题材。写好“中国故事”,既可以用“宏大叙事”,也可以用“微观叙事”,关键的是要采用各种文学笔法,将故事说得生动,将故事写得感人,让“中国故事”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一面镜子”,成为激励人民、推动时代前进的一种动力。

榜样的力量

□葛水平

李顺达,是一位已故的劳模。1943年靠着三头毛驴起家,组织了一个六户贫农参加的互助组,第一个在太行山上举起了“互助合作”的大旗。从1951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2年领受了“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起,模范劳动,已经成了我们的劳模李顺达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东西。李顺达说:“咱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咱看到了人民的江山是自己打的,社会主义的家业是人民亲手创的,劳动是咱的根本,群众抬高了咱的威信,咱不劳动怎么能对得起1938年的党。”

劳模的语言朴素并挟带着一股大山里褐黄色的成熟,让人听来有一种脚踏黄土的幸福。劳模,也许如今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太普通,太寻常了,因此,也少了许多关切和注目。如果我们经历了那个爪菜一锅饭的饥馑年代,就会理解像木模一样牢牢地嵌在一个地方的劳模,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像一只蜈蚣渐次迈动每个节的双足,是用足了力量在劳动。劳模的方向很明确:敢于和任何强大的困难做斗争,能自觉地在艰苦奋斗中,克服一个困难,再去克服另一个困难,解决一个矛盾,再去解决另一个矛盾,直到把个人的幸福和人民的幸福融在一起,直到不断克服困难在实践中获得理想的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性子,山水石木,一纵一纵地生长,有的山水它就富饶肥沃,有的山水它生长的杂草就比农民的粮食要丰收许多。就在这片充满着矛盾和差异的土地上,我们的劳模坚定着一个梦想,当然这个梦想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劳动。山西平顺西沟,大自然的原色被石头省略到了近乎单调,然而,我们的劳模却把这块风景点染到了极致,点染出了炫目的光晕;后来的西沟——红了。

1961年,春节过罢不几天,平顺西沟金星人民公社社员往秋田送底肥。一些社员过节的新衣服还没有换下来,不大愿意下茅坑挖粪。李顺达说:“是党员的和我一起下!”这年正月,西沟村的茅坑底子,上了40亩秋田。金星人民公社的社员说:劳模都下茅坑了,咱在地里站着脸红!

1960年的秋天,李顺达和金星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场上打玉茭。突然,遮天乌云引来了大滴的雨粒,李顺达大步流星往家跑,看到自己家的玉茭上盖了席子,二话不说拿了就走。在劳模的带领下,满场的玉茭盖了个严严实实。李顺达这才想起自己家的粮食,怕老伴数落,走到家门口一边搭伴和老伴往家扛玉茭,一边说:“集体的财产像西瓜,个人的东西像芝麻、西瓜、芝麻全收下;拣了芝麻才抱西瓜,芝麻拣不完,丢了西瓜!”老伴说:“你这是讨好我哩,讨好我不叫我多话,我不能不知芝麻西瓜哪个大,可芝麻对咱李家就是西瓜。”李顺达认为老伴是一个糊涂人,大家和小家分不清,女人的心里永远都装不下一亩三分田。老伴白了他一眼说:“别拿腔作调小瞧人,以说你这下是弄了个两头儿美咧!”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矛盾。我是在一本发黄的小册子上寻得这个故事,好的品德是经得起时间打磨的,多少年后西沟人怀念李顺达时,老少的口径是统一的,遇到任何难事他都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对李顺达来说,是群众的信任抬高了自己的威信。在群众来说,是党员的以身作则让他们脸红。在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欲望不断斗争的艰难之中,榜样的力量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能开启幸福的梦想,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每个人都曾有梦。13亿中国人有13亿个梦。就连吃奶的孩子也有梦。

在梦里,孩子大口吃着妈妈的奶。母乳最健康,不需要去香港抢购,不担心是假名牌,更不会有三氯氰胺。而孩子的妈妈也有自己的梦。她希望孩子生病时能看得上看得起,孩子长大后能有幼儿园上,还能有好的小学好的中学上,将来能考上大学,有个好工作找个好媳妇,而这一切都要以经济为基础。于是她点燃一炷香,祈福自己的丈夫身体好工作好多挣钱。而她的丈夫此刻也正怀揣梦想,风里来雨里去,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跟单位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奋斗期盼成功。这个事业是国家的重托,也是他个人的追求,他希望国家发展了,自己也得到提升加薪,因为他理想的担子还很重,想买房,还想买车,不但有小且上有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小康之家的幸福全靠他。而他年迈的父母同样有自己的梦,不但希望养老金能增长从而减轻儿女的负担,更希望社会平安家庭和睦,自己能活得硬朗不请保姆不给人添烦,同时希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想练字想画画想去广场唱歌跳舞还想写写回忆录,把一辈子的甜酸苦辣凝固在纸上留给儿孙……

这样的亿万中国百姓的理想梦成功梦致富梦,是最真实最具体最可信的梦。也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每个人都有的梦,构成了伟大中国梦的辽阔天地和坚实主力。亿万中国百姓寻常梦的圆梦之日,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实现之时!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每个中国人都有梦,为我们的写作打开了一扇大门,找到了一股清泉,为推动和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开辟了宽广道路。每个梦,每个追梦的过程,每个梦的实现,都有人物和故事,都有起承转合,都有正能量释放,都是这扇大门里的故事,都是这股清泉中的浪花。

深入生活,走进生活中的人物特别是普通百姓,了解他们心中的梦,探究他们追梦的艰辛,体会他们平凡中的伟大,是写好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的法宝,也是文学创作的老路。走好老路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闻故事,我们需要付出。

我的中国梦

□李迎迪

前年,我三进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一位坚守沙漠公路水井房的农民工邓师傅。在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邓师傅夫妻俩为了浇灌沙漠公路的绿化带,驻守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带着他们的一条叫小沙漠的小京巴,看管004号水井房,过着没水没电没菜吃的日子,一干就是10年!我跟他们一起劳动,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听他们讲小沙漠的故事。在这里,小沙漠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排遣寂寞的开心果。再苦再累再荒凉,只要看到他们管护的16万棵沙漠绿植在风中摇曳多姿,挡住流沙护住公路,他们就高兴,就有说不完的话。

因为,这全长522公里的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公路,保护好这条公路就是他们的中国梦。邓师傅说,只是可怜小沙漠了,整天跟我们一起下地劳动,却没得肉吃,跟我们一起吃白饭。我们劳动间隙,小沙漠就跑到我身边来,让我抱,把我的10根手指头当香肠试吃,一根吃过来又重新吃。我说,小沙漠,下次我从北京回来,一定给你带好多香肠。后来,我第三次走进塔克拉玛干,带了两大包双汇火腿肠,还没下车就喊小沙漠小沙漠,我来了!香肠来了!可是却看不到它可爱的小身影。邓师傅开门出来,抱着我就哭。原来,3天前来了一个旅游团,趁乱偷走了小沙漠。邓师傅悲伤的哭声,让沙子听了都掉泪。后来,我写了报告文学《004号水井房》。《北京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再发,获得中国新闻奖报告文学金奖,一家电影公司正在改编电影。

去年以来,我深入浙江公安和济南部队,看到火热的生活,听到感人的故事,深感中国梦深入人心,到处都是好故事,个个都有中国梦。真的,写都写不过来!一打开电脑,这些生动的中国梦的人物和故事就跳出来,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绝招。我接连写了《王所长摆摊儿》《政委打井》《敲起锣来唱大戏》《老郭开茶馆》《亲,我带你找到回家的路》等多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书写百姓的中国梦,传递为实现中国梦而踏实苦干的正能量。很巧,今天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菊儿下乡》,还是老百姓的中国梦。今后,我还要继续深入生活,写好百姓的中国梦。这也是我的中国梦!

中国梦·大故事

□王松

梦想意味着一种期盼,一种志向,同时也是一种能让人为之追求的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目标,惟其如此才会有更高远的眼界和更宽广的胸怀。可以这样说,一个胸无大志的民族是不会大出息的。

中国梦,正是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远大的志向。

就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应该说,今天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我们的文学作者越来越注重个人的感受和情绪。这对于走向多元的今天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个人的视野和接触生活的层面毕竟有限,这也就决定了每一个个体的思考和情感的局限性。于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似乎思想的宽度在逐渐收窄,厚度日趋变薄,渐渐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鲜艳夺目而又轻薄娇嫩,脆弱得不堪一击。

坐在书斋里的所思所想当然不会是生活的全部。我们的书房哪怕高居三十几层的建筑之上,目力所及仍是有限的。我曾在中蒙边境的大草原上接触过我们的边防武警战士,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令人难以想象。一位当地的边防站长流着泪对我们说,他的战士们在草原上,夏天是最危险的,每到雨季草原上经常会有落地雷,几乎每年都会有战士因此献出生命。而在戈壁滩上,有一个叫“蒜井子”的边防派出所,据说是中国人最边远最艰苦的边防所之一,那里不仅缺水,甚至连草都不长,是一片真正的不毛之地。在那里驻守的边防战士经常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他们的所长对我说,他的战士由于长年驻守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远离现代生活,几乎连说话的功能都退化了,极偶尔地到旗里去办一次事,走在马路上甚至连过往的车辆都不会躲。而我在中缅边境遇到

的一位普通的缉毒武警侦察员,据他说他的人头在境外毒枭中已经明码标价100万。他的身上永远带着手枪,汽车的后备厢里永远放着一支微型冲锋枪。他对我

说,他在街上走路都经常要倒着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哪个角落里冒出危险。我们的这些边防武警战士,他们默默地驻守在边防线上,默默地工作在缉毒的第一线,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他们的目标和志向又是什么?

我想,中国梦,应该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可以这样说,中国梦的提出为作家拓展了视野,也开阔了胸怀,使蝴蝶的翅膀变成了鹰的翅膀——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因为有了鹰的翅膀,才可以站在风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而更重要的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为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曾经有人说,小说既然被称之为“小说”,它就并非“大说”,而既然不是“大说”也就不一定非要写“大故事”。但风花雪月,春草夏荷,秋雨愁思,情爱恩怨,这些无论从体积还是重量上都看似规模不大的题材,如果放到这个全新的参照系中,应该也就不是“小故事”了。小说,同样可以讲出“大故事”,这关键要取决于写作者的思想。而写作者的思想,又取决于他视线的高度和胸襟的宽广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小说中,并不一定每一篇都鼓荡着具体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激情,但我们的内心要有这种意识;并不一定每一篇作品都具体描写如何让人民幸福,让社会和谐,但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和责任感。也只有这样,才能用小说真正写出“大故事”。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曾说,只有准确才是最美的文字。“大故事”同样也要有准确的文字,要有蝴蝶翅膀那般鲜艳夺目的色彩,要有轻薄而纤细的精致,但它更要有鹰的翅膀那种坚硬与强壮。站在风的肩膀上,是需要强健的体魄和超乎常人的能力的。

中国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一切。

断的价值判断不断被消解,模糊,最终变成一种被塞满的虚空。人们在其中自由游荡,却又无所适从。一方面,人们渴望更加没有限制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又情感不自禁地怀念着那些有信仰的年代。中国梦的提出,是对价值观的重建,是对一种有着清晰的价值判断的生活方式的重建,是对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的倡导。正如贾大山的小说里所体现的那样,我们应当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中的人与事有所判断,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更加需要以一种独立自主的方式,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下的中国,观察它的得失,思考它的取舍,感受它的乐与痛,投入我们的光阴与生命,去记录和书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人心的微妙与人性的坚强。

能在这样一个伟大进程中做一个记者与书写者,是幸运的。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并不容易,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进程中各自承担。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能做的,就是用作品说话,说真话,告诉大家:这个中国,是值得我们深爱的,这个中国,是值得我们努力生活下去的。

我发自内心地这样去想,并且相信着。

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一代又一代孩子正在出生、长大、成人,他们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和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里成长。他们在成长为一个中国人的同时,也将成为一个世界人。这将是他们面临的命运。当他们走向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孩子们站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肤色和语言,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辨认出他们来自中国?

希望他们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丹麦的《安徒生童话》、美国的《夏洛的网》、英国的《哈利·波特》、日本的《窗边的小豆豆》,还有一个一个的中国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有他们的家乡,他们的亲人,有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的中国气质和中国理想。希望他们的心里,依然有个中国梦。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写作者,任重而道远。我们只能更加勤奋地去思考,更加努力地去写作,结子吐蕊,用作品说话。愿我们能用作品把心中的中国梦变成一颗颗种子,种进他们的童年里。

最近以来,有关中国梦的话题,谈论比较频仍,报道也很频繁,很引人瞩目,这确有其内在缘由。中国梦,它虽然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有着不尽相同的各自含义,但显然都是希望与向往的代名,目标与方向的代称。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就中国梦所作的理论阐发,尤为简练而精到,他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梦,实际上是用一种通俗化的形象比喻,对人们的追求幸福生活,国家的走向富强安康,党实现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一个高度浓缩的形象化概括。这样的中国梦,既包含了个人的具体向往,更包含了整体的民族意志;既有着物质层面的一定指标,更有着精神方面的明确指向;既体现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更体现于当下的现实状况。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讲话精神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中国梦的主要精神内涵所在,而且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的“光荣而艰巨的事业”。这种把中国梦为事业,落到实处的努力与要求,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实现中国梦,提升了高度,指明了方向,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目标,提供了新的动能。

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对于由新文学开创而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自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解放与复兴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的从上到下的为着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进行的革命性的改革开放大业,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动人的旋律,最为强劲的音符,这些百年来的民族斗争的历史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社会进步,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与自强,构成了现代至当代社会生活剧烈演变的主要潮流与大波,理应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得到更为充分的反映。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当代文学人应有的历史责任。

当代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商业化、传媒化、网络化等文化元素的不断介入和发挥作用,在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阅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总的来看,文学的表现手法更为繁杂,传播的方式更为便捷,阅读的取向更为细化,文学的手法与观念更为多元,文学的场域与空间也更为广泛。但这种多样与多元都更为拓展,分化与泛化都更为“放大”的文坛,却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不同的写法与方式竞相施展,不同的趣向与观念交相并行,更主要的取向被遮蔽,更核心的理念不彰显。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个人化写作大行其道,并受到追捧;宏大叙事有所微,并受到冷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总体面上的“繁而不荣,多而不精”。与此相关的是,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人们精神的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是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还显得相当薄弱。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切实改变的时候了。

中国梦的提出,为变局与困窘中的当代文学再接地气,重现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新的路向,提供了新的能量。文学创作以反映中国梦为重心,无论是书写百年国人的追梦与寻梦,还是直面当下国人的造梦与圆梦,这些“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群众的时代”,必将成为文学作品最为重要的内容,从而使文学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使宏大叙事得到新的倡扬,文学在多样与多元的发展之中,将以凸显其民族根性与时代特性,焕发新活力,释放正能量。

新时代的新主题